

Xiangxi Daijiaofei Xiangxi Daijiaofei

湘西剿匪

曾凡华
侯健飞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湘西大剿匪

曾凡华 侯健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大剿匪/曾凡华 侯健飞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6

ISBN 7-5033-0998-9

I. 湘… II. ①曾…②侯… III.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340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25元(膜)

题 记

关河自古无穷事

谁料如今袖手看

——陆游《书愤》

在中国鸡形的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褐色山地，便是湘西。

湘西古属荆楚，地有五溪。“五溪林泽之间，多生草寇。”草寇者，土匪也。

于是，“湘西土匪”便在人们的心目中组合成一固定名词。一提起湘西，便自然联想到“土匪”；而“匪风甚炽，安居不遑”的湘西，也成了一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的特殊地域。

有史可考，湘西的匪患，始于明末。其时，沅水、澧水一带，便有“蒙面大盗”剪径于林莽水泽。咸丰年间，土匪“成群劫掠，啸聚为患”，清末民初，匪势愈烈，有的一股多达数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的土匪恶性膨胀到10万之众。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

洞，无洞无匪。”真可谓“土寇流贼，多如牛毛”了。

历代官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土匪没少清剿伐撻，但多是虎头蛇尾，如盛夏之“地皮雨”，浅“湿”辄止，结果养痍遗患，日益坐大。只是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彻底剪灭各路土匪之后，湘西才海晏河清，走向太平。

公元1992年10月，我们或假车代步，或安步当车，行程上万，遍访大湘西二十余县、市，为撰写这部纪实文学采集素材，发掘史料，企图以现实为支点，撬开尘封已久的石板，让历史之泉涌流出本来的面目，显示出真实的风采。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荡平湘西百年匪患，使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志士仁人们！

目 录

第一章 长沙·常德·芷江·大庸 (1)

- 湘西——野性的土地
- 一份当时极为机密的内部文件
- 白崇禧莞尔一笑，回答令幕僚们吃惊
- 嗜杀成性
- “小诸葛”这一回反被胸无点墨的杨永清涮了
- 民壮？土匪？国军？
- 刘、邓首长住进了白云中学
- 抢先占领子午台制高点
- 阎太云——湘西剿匪英雄谱之一
- 方乐书——悲剧小人物素描之一

第二章 沅陵·永顺·辰溪·溆浦…………… (48)

- 昏黄的烛光下
- “坐轿的不坐，我们抬轿的也要抬！”
- 汪援华——悲剧小人物素描之二
- 沅水卷着沅陵人的血
- 一把火
- 作为女人的不幸是当着众多男人脱下裤子
- 将军、银元、力士鞋
- 平息暴乱
- 摆出一副决一雌雄的架势
- 姜明斋——湘西神秘人物之一
- 临渴掘井
- 陈策——湘西神秘人物之二
- 并非太公钓鱼
- “湘西纵队”拔营出发了
- 湛鸿章——湘西神秘人物之三
- 也算一场“鸿门宴”

第三章 泸溪·怀化·芷江…………… (117)

- “买路钱”
- “挂羊头，卖狗肉”

- 这支武装不能当土匪武装看待
- 邪恶之花
- 花桥——“牛刀”小试

第四章 凤凰·北京·长沙 (140)

- 黄丝桥发出“和平令”
- 陈渠珍——湘西“圆形人物”之一
- 贺龙保“湘西王”进京
- 农民需要土地
- 一位年轻的秘书
- 收稻子的苗妇
- 罗雕言谈不多但意犹未尽
- 一出世就闹得四邻五舍鸡犬不宁的龙家次子
- 苗汉血统
- 抗日英雄原来是“一介莽夫”
- 没毛的凤凰不如鸡
- “龙胡子”与女人之一

第五章 长沙·宁波·嘉善 (190)

- 沈从文先生的一次政治使命
- 面对民族的危亡
- 大战在即

- 在开赴前线的列车上
- 白脑浆浸染了《边城》
- 喋血7昼夜
- “黑枪”

第六章 永顺·辰溪·芷江 (236)

- 是天堂还是地狱
- 芷江像个大鸡笼子
- 湘西的老百姓

第七章 邵阳·溆浦·沅陵 (253)

- “老狐狸”
- 买童子帽的土匪
- 病房“匪”话匪
- 石玉湘谈话录音(经整理)

第八章 慈利·龙山·来凤 (273)

- 神兵不“神”
- 江垭战斗在风雨中进行
- 八面山高.....
- 瞿波平谈话录音之一
- 瞿波平谈话录音之二
- 攻打里耶镇

- 瞿波平谈话录音之三
- 瞿波平谈话录音之四
- 战斗在凌晨 5 时打响
- 炮兵是战争之鬼
- 打仗亲兄弟
- 打屁股会扭转战局
- 攻坚战的突破点并没选错
- 一封拍给蒋介石的电报
- 土匪的传人

第九章 古丈·古丈·古丈 (330)

- 雾古丈
- 张平——湘西著名土匪之一
- 第二次兵临城下

第十章 凤凰·永顺·泸溪·新晃 (344)

- 腊尔山抓“大猫”
- 女文工团员温泉遭劫
- 阿拉营土匪劫车
- 徐汉章进城之日,也是部下在郊区放野之时
- 合围兴隆场
- 陈靖熊——湘西“扁形人物”之一

●神秘的“瓦匠”

●李正常——湘西剿匪英雄谱之二

第十一章 长沙·常德·芷江 (376)

●陈采夫——湘西“圆形人物”之二

●“蒲麻雀”比枪法

●彭玉清——湘西著名土匪之二

第十二章 黔阳·怀化·花垣(永绥) (391)

●天网恢恢

●曾庆元——湘西著名土匪之三

●黄玉姣谈话录音(经整理)

●王村——湘西古老小镇之一

第十三章 永顺·大庸·桑植 (415)

●“打死不解放!”

●杜鹃山

●人到黄河死了心

第十四章 花垣(永绥)·晃县·天柱 (431)

●时令进入6月

●茶洞——湘西古老小镇之二

●峡谷间的对话

- 周燮卿——湘西“扁形人物”之二
- “你们说我是，我就是……”
- “兔子”不吃窝边草
- 姚大膀——湘西著名土匪之四
- 鲤鱼上钩——歹的兆头
- 临死手里还攥着一支快慢机
- 血染扎营冲
- 凉伞大搜捕
- 一个杉树条搭成的临时窝棚出现了

第十五章 凤凰·永顺·沅陵 …………… (470)

- 总兵营的感悟
- “龙胡子”与女人之二
- “大红灯笼高高挂”
- “我送三妈上西天”
- “剥皮树”和“剥皮亭”
- “剥皮”故事溯源之一
- “剥皮”故事溯源之二
- “剥皮树”的诉说之一
- 孝子
- “剥皮树”的诉说之二

●“剥皮亭”的哭泣

第十六章 大庸·桑植·永顺·沅陵 (503)

●“我活着就得有人不断死去!”

●弹片划破胎盘

●隐藏着杀机

●把鲜血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尾 声 (534)

附 录 (539)

第一章 长沙·常德·芷江·大庸

啊，湘西，野性的土地！我今天已认不出你了……

那身着土色对襟衫，有着土色肌肤的山民，打着吆喝从林莽里走出，精瘦的猎狗尾随着，颈上套着竹项圈……

那背负大捆柴火、像牦牛一般从山旮旯里钻出来的村姑，乌青的发丝缀着茅草、露水、花粉，埋着头，声气匀称地走过去，掀起一阵野性的风……

那骑在牛背上、黑得连胶片都难以感光的赤裸的伢儿，口里含一片木叶，吹出从鸟雀和兽类那儿听来的、带着野性的调子……

啊，湘西，你这野性的土地！生长贺龙，也生长土匪，生长强悍，也生长淳朴与坚贞；你出产蕨菜、葛粑，也生长友谊和爱情……

啊，湘西，你这野性的土地！我今天已认不出你了！

我从繁华的闹市中走来，踏上了这块梦一样的土地，我感到有芙蓉出水般的清新，我觉得内心有了皈依……

啊，湘西，你这野性的土地！今天，已被历史的犁头深深地

犁过了……

——引自旧作

●湘西——野性的土地

【湖南以湘字为代称，大概是得益于那条湘江。半个多世纪前，那位喝湘江水长大的师范生，拖着一口浓重的湘音，站在水陆洲头，吟哦着“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诗句时，“湘西”这一名词才刚刚启用。

在此之前，一般都称湘西为上湖南，指的是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由于雪峰山的阻隔，“上湖南”与“下湖南”的湘江盆地在政治、经济上往来甚少，关系松散。

因此，那位颇具诗人气质的师范生，在假期中仿效孔夫子“周游列国”，夹一把油纸伞，一文不名地靠替人写“对子”混饭吃而漫游各地，以后又回湘考察农民运动，再以后又取道湘东，重上井冈山，可就是没有涉足过湘西。据传，有一回贺老总当面问及他“为什么事不去湘西走走？”他那位做了人民领袖的老乡调侃道：“你们那里野得很，我怕被蒙汗药放倒！”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玩笑归玩笑，幽默归幽默，伟人的诙谐里也或多或少道出了几分湘西的真实。

湘西多匪，这是人们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

旧中国的黑暗政治，无疑加剧了湘西的封闭和落后，再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文明往往被野性所扼杀，以至于强悍的民风走向极至。

西方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将野性归纳为人的一种本能——攻击性，而将攻击性又全然归于各种几乎完全是和平的社会中很少发生的环境反常。如此说来，湘西的匪风似乎是天生的。其

实，所谓天生是指某种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得到发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种特性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展成形的肯定性。因此，湘西土匪的攻击性，并非是“人类本能冲动周期性地突破压抑的表现形式”，也不是弗洛伊德和洛伦兹们所谓的“精力释放”；而实际上是一种大概念的“文化模式”，是人性恶的因子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湘西土匪铤而走险的攻击形式，只能是后天性的。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此采用危险的放纵态度，使这种攻击性自行发展，最终失去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

但是，土匪的这种将攻击性作为一种手段以夺取生活必需品、食物或社会地位，张扬自己生存空间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自然选择方式”的框架。

据统计，在贺龙元帅的家乡——匪患严重的湘西桑植，百分之九十的匪首都出身于地主。这说明，那些占山落草、揭竿而起者，不仅仅是由于“生活所迫”；这里面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也不能排斥带有地域性的生物性方面的原因。因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除了生物性方面，人还有极为复杂的社会性，而正是由于具有社会性，土匪才成其为土匪；土匪的产生、发展和终结，更主要的呈现出的是社会学规律，也表现出一定的生物学规律；生物学规律不同于社会学规律，既不能用前者来解答，也不可以用后者来取代。

土匪现象是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今天，我们试图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研究这两大文化领域的这一特殊现象。

当然，我们的这种研究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要比纯学术性的研究来得生动、形象些。

本来，“文的方式”也是“人的方式”。“文本”和“人本”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整体，加之笔者中的一位本身就来自湘西，其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又多少与“土匪”有些瓜葛，这就注定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点“自我表现”和“感情投入”的成分。但归根结蒂，社会给予文学的注意，不会过多分散商品意识日趋浓烈的人们在竞争中所能付出的精力。

“湘西土匪”毕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消亡，又是以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劳作，会具备一定的价值；自然，如前所述，这价值也有生物性，而主要是社会性……】

●一份当时极为机密的内部文件

【作为湖南行政权力中心的省委大院，和十多年前似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路边的樟树显见得高大葱郁了些。

省档案馆乃院中之院，我们通过岗哨入内的时候，扑入眼帘的便是圆形花坛上的几束火艳的美人蕉。

这儿前踞“九所”，后临蓉园，两处地方都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回湖南时下榻的所在。老人家曾召来周总理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呢！”这些就发生在“九所”那株丹桂树下的平房里。

因握有档案局长（也是个湘西人）的手令，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是倾其所有让我们查阅的。遗憾的是，偌大个档案馆，关于湘西剿匪的材料寥寥无几。但当时的湖南军政委员会代主任肖克将军在1949年12月向上级汇报的一份工作报告值得一录：

.....

湖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二两次会议上提出之方针，所实